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六

順治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後學

通州詹武陟王

韋校訂

九世孫世琴十世孫金

鍾士世容監刊

容監刊

四月

初一日

別公路
翁園作客日之子喜頻過靜氣直花石閒

兄入辟蘿謀生當世拙尙友古人多歸路蘇門便

吾廬近邵窩

初二日

雨兒自嵩嶽歸述兩室勝槩恍如置身於六十峯之
下歸夏峯當爲一記以當臥遊

登封令阮節庵遣輿馬相迎以衰病不能赴嵩少之
約悵然賦此 長賦停雲對簡編臨河獨返剡溪
船遙瞻蘭發花爲郭曾望鳬飛今是仙風雨何人
觀二室夢魂連夜過前川山靈笑我癡慵甚虛負籃
輿自在還

初三日

別翕園主人歸主人遣使討其中途宿止之地途過
王君群赴蜀名山令仍作字寄方伯楊猶龍

晚宿覃懷城外南尚庄爲行塢宗伯別墅

顧伯玉來迎欲掃舊榻下之不得往

初四日

郭九如沈禹錫來迎禹錫欲邀入城以行迫辭之

伯玉來手書 僕平生以友朋爲性命今近八十矣

離友朋之樂無樂也有朋則山可樂水可樂即無

山無水亦可樂然我之所謂朋者固非泛泛類一

種有識趣人能起于匡其不逮然未可輕得也覃

懷顧子伯玉其度幾乎去而來來復不忍去臨路

索書付此志勉

晚宿中道庄

宗伯竹園有作 宗伯一頃竹栽栽欲插天深林可
避世甯直不聞喧惟來稽阮輩託此亦稱賢此皆
人嗜竹未窺竹之全清心與直節竹德有固然製
器前民用種竹勝種田誰知此一物三事俱備焉
我來臥其下魂夢覺清妍更羨衛武公漪漪洵斐
然宗伯晚嗜學氣化失其權流水響四圍明月照
前川勝遊應有述爲作竹林篇

初五日

登月山

有引

嘗聞友人談月山幽勝恨不能登眺其

上辛丑四月自河陽歸薛宗伯遣人導之始得作
竟日游參崖登閣望太行嵩屋與黃河丹沁諸山
水皆歷歷在目舉酒賦詩聊記歲月八旬老子尙
於山靈有緣也 爭聞明月山突兀孤筇雖短興
勃然無心翻作盡情遊攜笏穿林忘恍惚高閣危
峯乃欲疲山僧佐之以蔬核極目中原指顧間嵩
嶽黃河恣飛越嶺頭尙滯欲歸雲洞口正啣初出
月
示萬鍾和尚 既不使酒發高歌便當坐禪消妄想
告子勿求釋氏宗誰人於此能尋響

初六日

至修武訪范晴麓爲設榻因前其子一范有約口占
以贈 中原推世德蘭桂復多賢學廢千年後道
聞一日先甲兵元素裕風雅又爭傳好下南州榻
閒留野客眠

初七日

漏下一刻始抵夏舉

初八日

始聞第二女孫云亡既憐其早失母又傷其未見父
撫棺而慟者久之因謂諸子曰前王夢航太史女

歸甯病垂危欲送之夫家夫適應試於汴翼姑
■宦中夫馬已備而不忍其女之絕氣於途也
於予予曰此便見慈父之心俗忌何足
十九于歸五載既無母諸母替其母也况其婿亦
在此讀書生死俱可無憾矣前日之告夢航者殆
若爲今日
過二日移柩於舍東孝子廬復爲詩
一章
人生第一慘無母曰何恃總之此苦腸女
更不同子憶汝于歸時欲語不忍視去歲聞汝病
每從中夜起今茲來歸甯舉家皆樂只攜汝父出
遊絕不問家累比歸汝云亡撫棺慟何已乃知兒

女情耄年更難底

初十日

告親友 又孫云亡寒門薄德凡我親友見顧者如
與孫婿有知請入賜弔其餘尊客緊不敢勞禮固
各有主也

十二日

王五修自金陵寄書數百言搜剔微隱絕無自欺欺
人之言此羅文恭嫡派也學者不痛熱將就冒認
到底只是的然第聞人有指摘陽明者意便不平
此亦是爲前入爭門面第求信心不必角口

蘇迴瀾名東在從二千里外致書修世好也其尊人
寰慶儀封廣文生平相與久而善予以出遊不及
親作報故託之爲存此段友誼

王君靜名麟允以書代贊

孫文正公曾孫在字易叔過訪夏峯修世好也

十三日

東許蘭陵 河陽領教邀有天緣嵩少之遊未果歸

途登月山頗足快天下事以有意失之無意得之
者大都多類是抵舍即欲趨晤因歲年長路神瘁
形勞尙稽此日前付楊猶龍方伯一函昨名山王

命過翁圖已面領去前札不必致也

十四日

送別蘭陵 年來舊夢邠州月蜀道乘驄自衛河峽
嶺每從雲裏見涯軒重得雨中過題碑到處詩筒
滿考俗殊方紀事多倘遇廬山相問訊爲言踪跡
久蹉跎

十五日

世之所以閔人者此晝夜耳自上古中古以至叔季
無非此晝夜之循環也人之所以閔世者亦此晝
夜耳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無非此晝夜之循環也

有道時之晝夜安而樂無道時之晝夜促而憂非
晝夜不同而晝夜之所以閱人者不同也聖賢豪
傑之晝夜俯仰無慙姦雄庸愚之晝夜食寢有愧
非晝夜異而人之所以閱晝夜者異也從古此晝
夜從古此閱晝夜之人生而死死而生猶之晝而
夜夜而晝故易曰知晝夜則知死生之說此理甚
明輪迴之言愚昧殊不可解

十六日

贈李郎

卓陵孫

懿祖詞壇久著名君能投筆續家聲

兩番過我思前好濁酒孤村對月明

十九日

李國礎聯第後不廷試歸省蘇門口占以贈蘇

門山水幽且泚中有伊人砥波靡短褐茅屋帶孤
雲書聲陸續林間起日手芸編對前賢家在羲皇
絕世界一朝射策走長安姓名驚注千佛裏簇錦
飛花趁馬蹄獨歸子舍娛菽水剝啄勞君顧夏峯
孤村濁酒挹蘭芷相對忘言意自深悠然實念君
子履曠臺並峙邵公窩姚許後先同一軌願言晨
夕素心人水色空濛山氣紫

三十二日

揭蓮六構斯暨諸兒過百泉爲彭子凡築墓圖極夫
五載此中遊占得青山土半邱回首夏峯留戀意
欲仁仁得更何求

二十三口

與田華石 弟自覃懷歸來讀先生所刻示諸生文
感先生虛懷過甚鼓舞後學之意過切弟雖荒廢
愧非其人然亦不敢自外第有所見其不可者不
敢不告道喪學荒之後此事從不經人講說忽聞
此言人便驚詫轉相傳語波浪易生程朱不免於
僞學况其下焉者乎弟謂此事求同志共學之人

不可得即平其情和其氣而不作危言激論者恐亦難其人也昨以問病人城因病不能支遂不及趨晤先生果不見棄相隔非遙旬月之間可以一會實有志於此道其聽其自來先生亦勿太癡心也

二十四日

信社題辭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孔子會約也又曰朋友信之蓋必主於信而後文章在是性道亦在是則信天下萬世取友之極則也世之季也友道凌夷凶終嘯末總成於不相信耳遂至感慨於

一人知己足不恨管鮑之後不復有管鮑噫友道
至是尙忍言哉新鄉尙生感如讀書孟莊志在求
友以輔仁也因與尙兒淫孫暨馬耿詣子結爲文
社來請社名并社中條約予名曰信社且以喜聞
過戒勝心真實求信相勉勿徒襲取會文故事也
社中細碎之約是在諸子酌而定之務使有常而
已

二十五日

答韓子新 歸來值有女孫之慟然以感觸勞瘁衰
年遂不堪支今漸次復如初矣僕念吾丈常出門

須家中安頓妥貼再作出遊此身精神幾何全然
花費在外面內便無主此真切之言不知果見信
否

二十七

語蓮陸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
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覓而得
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雷雖行雨
亦能催晴認定喜王生怒王殺既不得情烏能知
性 學問之道上因乎天而不與時逆下因乎地
而不與利逆中因乎人而不與和逆一逆則到處

謬矣天地之戮民也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急欲
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駭
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嘗聞貧則
是道世上只有此一字可以安於無事之天顯名
者禍亦顯厚實者壽亦厚古今同慨 張文定不
治竊器之僕三十年不以告人只此識度何事不
平何力不辦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
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稱神隱者也
精神無主統高竄其名在浮薄之世適足爲患本
耳

二十九日

與諸子曰忍耐不厭人乞假此仁人之存心也忍耐
不輕乞假於人此志士之處已也朝乞一毫暮乞
一毫則鳥不棲其林而況人可數求乎

與范射虛 覃懷歸來見督水公告多士文一幅弟
竊自愧而督水公亦未免多此一番講說也從來
學禁正病在多講孝弟力田人人具足只躬行二
字終身不能盡多一講說便生支節支節生而偽
學起矣程朱且不免況其下焉者乎弟已向督水
公囑其收拾此念老社翁亦不必向人多此一番

話頭也

五月

初一日

孝弟力田是人生第一等事盛世之風也世道衰微
人心巧僞只是不孝弟不力田耳此段風氣到底
銷鑠不盡時於田夫野叟見之雖猶然愚民之行
也哉卻是天地渾樸之氣散而未盡散者時留於
夫婦之愚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予行將次第其人焉之立傳偶設
於此

初二日

哭李允繩。允繩訃來適于臥病既不能憑棺又不
能爲位伏枕流涕語無倫次聊以寄哀嗣圖爲君
立傳也。憶惜孔從初結契君爲吾友之季弟嗣
後吾與君聯姻猶之彌子子路妻君內尚爾稱女
兄君兄事我毫無異因之交好四十年出入追隨
已兩世君也攜家先出門擺脫塵緣無留滯師門
宗旨君能窺到處指示雲日翳成安夏峯鬱相望
守者行者無遺歲君之心事我所知總不欲墮述
離際何必東海與西山只此已完拜墓誓厭不足

也。慈有餘二者不著。可長逝。病臥哭。君泪已零。悲風日暮。門獨閉。

初三日

問交曰。欲全交宜慎。交君子定交而後處。交定則不改。嘗見友人刻蘭譜一函。半面之識。皆列焉。其人之生平。總不問。嗣後相見。顏色姓名。總不記憶。友道之謂何。而泛濫至此。

初四日

總之一字。可施之於人。不可施之於己。直之一字。可施之於己。不可施之於人。今皆反用之。金忠節云。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此而不留意焉忠信亡矣

初五日

無事不生事意常安閒有事不避事神常鼓勵若而人者必所謂豪傑之士

初六日

理會本原而脫畧於事物者離精微而求廣大有此廣大乎離中庸而求高明有此高明乎致知力行不離日用飲食之常而得夫無聲無臭之妙此聖學所以先致知也

初七日

書金忠節語錄後 予廿餘年自謂識金忠節誰知
未嘗識忠節也向止以忠節守貞讀書抗節殉義
足盡忠節之大而不知其守貧讀書抗節殉義皆
從深造自得中從容出之不費矜激不用安排真
所稱聞道其人與連日讀此編不忍釋手多創解
發前人所未發宗傳錄中不能不爲君置一身也
其說具在請質海內學道諸君子

初八日

藏密於無形靜而無一物吉凶與民同患而萬物各

得其所堯舜孔孟之道六經四書之旨總不出此
得此要領靜非守寂動非玩物求志忘而天地之
位萬物之育氣象宛然達道也而聲色不大觀聞
俱冥淵默仍故此方是全體大用之學

初九日

惛靜而存養是存養箇甚麼動而省察是省察箇甚
麼曰動靜各止其所故有存養省察之可言在靜
而養其動之源在動而察其靜之機此盡人以合
天之道也至若衆人以形質有蔽之身涉事物無
窮之變日向於動在靜亦動動靜皆非刻刻皆此

氣之奔逸放恣安所施存養省察之功哉不識得
不覩不聞卻去用戒慎恐懼枉費精神耳子曰智
者動仁者靜此得夫動靜之體者也不言省察自
無不省察不言存養自無不存養延平教人靜坐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庶乎存養之意焉欲善動
亦必自能靜始故程子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

初十日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蓋謂帝德重華臣民敬
應其人安止其道光明治極矣乃虞廷授受何以
曰人心危而道心微我嘗思之此深明天道之言

重其責於爲君之意非過激之語也自天地闢而
陰陽五行之氣日流行遷轉於其中孤陽常不能
勝羣陰故人必危而道心微勢必急須參贊位育
之至誠至聖以維持天地萬物於不毀然後危者
安而微者著皇帝王皆參贊位育之人即霸者雖
曰驩虞小補補偏救敝功亦非小若危而聽其危
進甘食悅色之欲不有以隄防之勢必鄰於禽獸
微而聽其微也幾希夜氣之良不有以長養之勢
必至於梏亡大君以元后作父母靡人事非天道
可以難自諉乎禹承之而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是真知人心危而道心微矣知危則安清寧
位育皆人事惡乎危知微則著草木變蕃皆吾道
惡乎微是之謂精是之謂一庖犧氏象而無言天
命之性也陶唐氏一言而靈率性之道也有虞氏
十六字傳禹修道之教也三者一也四千年來人
心之危者愈危道心之微者愈微然不能不望於
作君作師之聖人

十一日

答李含生 尤繩作古處斷者累日然有貴縣二三
君子爲莫逆交生生死死俱有所託此便足了解

墓出門之事又何憾焉至觀寄清齋費煩主人周
族不言勞古人之誼於今再見矣聞王乘都門作
主邀立兒相會此時歸來否幸聲意僕氣弱聲啞
齒痛連年多病初無好懷獨喜嗜書然亦不能多
觀耳性甫兄弟當大事此時正好理會千裏云無
財不可爲悅孔子曰衿首褻形未爲不幸但論有
愧無愧不論有財無財也不能一一作字統此見
意

不能人口即知冷熱不能入眼即別黑白畢竟是浮
游影響之見慈湖如何是本心未經斷屑之指不

終是信不及自己信不及惡能得人之相信

十一日

朱勉齋論學以盡人倫體天理六字爲主金伯玉極服其躬行實踐人不可及嗚呼盡之矣堯舜周孔豈能出六字外勉齋撫宣時以忠憤激勵將士其思死守不能守矢以死殉遺書伯玉以子弟相託伯玉報云宣或不守天下事殆有不忍言者弟職任皇城事果不濟必且投命大內宣鎮都城右臂無恙則已否則公候我黃泉不數日當相見耳二公定見定力竟各如其意此躬行實踐學問

龜山語錄云今學者不知學成要作何用夫學者所以學聞道也道果聞則富貴貧賤患難何往而不得其用哉故曰朝聞夕可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其望人之一有聞也亦甚切矣然道卒無自見其聞也學至孔子終身只是見德未修善未徙過未改其志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到底無告學成自謂聞道之時真實聞道之人偏覺暴棄處多真實暴棄之人翻覺聞道處不少

十四日

背燭引

甚矣哉人之不可不知學也不知學則耳

目之視聽手足之持行日用之飲食居然人也而
本心已失夜氣難存任斧斤之伐恣牛羊之牧而
且以爲快心娛志焉總因不學遂至於是江東吳
子聖開以視其弟於河北來遊泉上因過余余初
接而知其爲學人也嗣是而過輒不忍去辛丑夏
仲以其宵燭三十條則質余語語窺其大論本體
論工夫皆有源委非苟於立言者余益嘉聖開乃
深於學者也就其所質而一一相商絕無杆格夫
道喪學荒之後有一人之明是即一人之行也人
有一日之明是即一日之行也一人一日之明且

行不可謂非大海之一勺泰山之一拳也傳景暉
夜來有得於仁象山知之景暉知之乃知同此視
聽同此持行同此日用飲食而知學者時物行生
鸞飛魚躍自有生惡可已之機不知學者貿貿然
行之不著習之不察終其身墻面而不知悟亦可
哀已虞廷危微精一學之源也未有學之名傳說
之進高宗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迄孔而好古敏
求千古學脈始統會於一身近而顏曾思孟遠而
周程張朱皆所以衍其脈也當今之世衍此脈者
實難其人然此脈無斷而不續之理刻寄之於幾

希乍見之良平日清明之頃者其端倪仍在耳聖
開思欲以已一日之明者欲與人共明思欲以已
一日之行者欲與人共行此就正意也余嘉其意
題數言於其首過原武當出以示張子天章天章
之意亦猶夫吳子之意也

十五日

因聖開有欲集諸友同講習之意令諸子若孫肅衣
冠進前而語聖開曰我輩談學宜先清闊的之介
此君子小人分闊也實實從事親從兄信友做起
此便是真學問朋來可朋不來亦可實之不修而

謬邀高譽究且不得譽而得毀多一不知學之人
便多一生事端之口有何益矣就目前一二姻友
各有身分不爲君辱卽愚昧諸子若孫亦頗知名
誼借君啟發充拓歛其逸氣收其放心衰朽固樂
此佳子弟聖開豈不樂多賢友乎不真實從闇然
處著手做工夫務立講學名目爲已耶爲人耶
過去者不宜係戀未來者不必將迎獨有見在之
一刻不可悠忽以漫嘗視之所謂素位也如君來
視汝弟十餘年相別他鄉聚首友于之情既翕之
好有無限樂意存焉生人之面目此時正好體認

如過予夏峯此係取友之事友鄉國友天下友千古所關於身心者亦豈細故受益受損俱宜默勘此皆是學之所在見前之位在此則見前之學即在此稍悠忽便非行素何云自得舜舜居深山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則木石鹿豕皆友也達人韻土友竹友松友梅皆以寄其友直友諒友多聞之意君以取友出門坐中有良友豈容覲面失之三無道人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友之益莫益於此矣馬子痛二親之慘死而絕意功名傷結髮之客亡而粒不再續勁骨冷面不輕見貴

人此皆千里士也諸子暨孫頗知慕悅有道君肯
一鼓舞激發雖不足當松竹梅君不虛深山一遊
矣

十六日

兼山堂會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言令
人凜然稍不自愛則淪於禽獸矣危哉然欲免於
禽獸者全恃有朋友講習講其所以遠於禽獸者
安在而盡心力以習其事如專以口說則其違禽
獸也仍不遠矣要時時做遷善改過工夫夫子至
聖尚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我輩只一自認

爲義徒認爲無過即非君子之存便成庶民之去
豈不危哉存者以仁存以禮存去者去其仁去其
禮無仁無禮不居然一禽獸也耶我輩不必侈言
爲聖爲賢只求不爲禽獸可矣

十七日

會語 吾黨士凡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
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勝氣凌物是已非人
學者第一要治此病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
賢自知之人而已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
舍己舍此意見也孔子毋意毋此意見也顏之克

已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雖有淺深理欲總之
執而不化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
吃緊功夫全在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
嘿嘿自省勿欺勿講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
事真實爲已學問外不必多講以恣口說

十八日

催樂輸

皇陵之金寒士俱不免予曰涓滴之獻聊將我輩不忘故主之意云爾他何問先帝

遺骸狐兔侵脩陵有詔勸輸金漫云涓滴成何用

但覓不忘故主心

十九日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忠在頑民此義正可參觀洪範
一篇備天地生生之大德萬物生民恃以爲載武
之心既可對湯箕之心自可以諒武明夷之五著
其位其天行之變而有常者與頑民沐股賢聖恩
澤之厚知爲殷之臣子而已矣道固各有在也說
者云梁公體陽德而不置於陰許魯齋行道於元
之季其於箕子殆幾幾乎曰箕子以賓師自處故
能重道狄許委贄爲臣自不可同日語耳

二十日

誠能動物不誠而獲高譽者未免入於然一路

二十五日

午睡 僻巷宜娛老 息心更覺閒
無人非上古 閉戶即深山
味薄猶堪啜 詩荒總不刪
羣兒爭索果 一笑慰癡頑

六月

初一日

懷張報劬 醕氣含藏舊
新酬始到君 方違七閱月
疑隔萬重雲 暑冷心偏熱
刑清德自芬 閒來凝望處
搔首對斜曛

初五日

讀易大旨完另有錄本

初六日

兩馬生急弟況之難事在閩臬司宋玉叔爲作字牒

予新代達其意

博兒稿另有存

初七日

爲刁公望作墓表大旨

入歲寒二集

初八日

考忌日 最怕是今夕嚴親見背時終身喪謂此垂

老益增悲

爲蓮陸母壽大旨

入歲寒二集

初九日

爲進陸父墓誌大旨

入歲寒二集

初十日

爲李繩立傳大旨

入歲寒二集

十一日

靳維岳與其令高月賓有牒于新案字解之

傳見稿
另有存

十二日

題記事引

入歲寒二集

十三日

兼山堂會語

學問有源頭有枝派從源頭上立會

綱舉而目自張從枝派處討求窮年矻矻到底無
得何謂源頭性是也性乃天之所命健順五常之
德無一不備孔子性相近孟子道性善皆謂此千
聖萬賢總是此一箇源頭非此源頭便是旁門曲
徑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
可以爲不善三說者從習後相遠處言之皆無病
若謂性無善性有不善性可以爲不善則失之矣
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卻是從源頭處說所以爲禪
宗也卽相遠之後由惻隱羞惡能該是非而驗之
其相近之性猶在性學不明世所以無真儒耳一

部中庸皆復性功夫張子變化氣質亦是復性西
銘一篇統論仁體而其著手處自不虛言不妄動
始我輩但時時提醒勿令此心昏昧放逸不患源
頭不清楚也

十六日

會語錄入信社

寧國吳聖開獲喜職鳴皋原武張天章俱於望日前
前至夏峯值連宵大雨賦此 不速三人冒暑來
荒苔迷徑待君開更欣時雨連宵旦欲稿生機一

夕過

報夾情 賢契不能來之苦已悉之不知不來之苦
當更甚耳不起復何以告病學師不能作主張豈
不自誤乃事蔣家姐事渠望眼已穿而漠然罔聞
此事老夫既與聞其說當何顏以對彼家也莊事
房事聞俱中變總皆因不來之故當速作歸計一
到家便無難處之事長逆長順成何男子不盡之
言耿忠能道之

二十日

萬慰問東林諸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爭相
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已聞執其一二瑕疵者

以相讎調指清釀爲橫議防護其所挾隨之人以
循天下之口甲寅乙卯間其說始大熾無錫葉茂
才字季之官南太僕抗疏聞之以謂決裂國論敗
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引經
批根茂才眇然孤踪忽發讜議羣驚且悲聚族而
攻之葉不激不隨端坐肆應累疏乞歸言者卒無
以磨蓋善毀者必不能使廉爲貪恬爲躁其素所
蓄積然以天啟中閣閣將作業已退休不及於難
高忠憲之逮也慷慨急難以免其子

入取節錄
錄清直門

二十一日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吳橋陷訓導劉廷訓死
之廷訓順天之通州人兵掠畿南縣令謀棄城走
君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每嘗我輒引去已而
盡銳力攻令縋城遁去君入學舍庵其妾趣去屬
其稚孫於所書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
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衆皆願爲
君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南城晏然敵肉薄
而登如墻引射矢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繼
屬於屨君猶強自力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沒
年六十有五弟吏部君廷諫爲之錄實

人取節續
錄文忠門

三十二日

戊寅高陽陷文正公闔門死之博野王秀才文正公
婿也亦死焉秀才王教官之第三子孫高苑令銓
稱其爲人悛悛退讓攻苦力學死年二十有一知
其器資假僮非庸庸佼佼者也秀才之死旣非望
風逃遁定當握拳裂眦引頸就刃進而陪文正公
之後乘登頓九天迴翔帝所退而與諸子相從英
魂瀾氣乘雷載雲匿薄宇宙之間秀才雖死猶不
死也惜失其名

入取節續錄

三十三日

頭等素字真長餘幾人爲山東道御史因都城一日
三震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
之禍係於戎狄宵人爲之咋指應山楊忠烈効閹
二十四罪等語抗論繼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
世史臣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葛燦以言某事
死杖下可不爲惜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左諸君考
死公除名爲民丙寅以繼監疏逮繫坐贓考掠體
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南北向
叩頭以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
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南樂附

進庵入相楊公鑒焉邑無錫出死力相揜柱公語
明人徐石麟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歸
闕元黃至矣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姤豕
也不務堅貞用無救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
之計其可幾乎萬燦之杖也公語楊文烈曰可以
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魏
忠節將攻南樂公曰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
不可為矣公蓋有遠識哉

入馬節續
錄文忠門

二十四日

天啟中羣小嗾進庵與大獄謀殺應山桐城嘉善諸

某客汪文言下詔獄考問無所得而謀曰先是
程撫之獄刑部顧員外大章引入議譏熊廷弼廷
弼楚人也顧員外楊左之黨人也以繫獄坐顧以
調通坐楊左則諸人一網盡矣顧已調兵部再調
禮部出爲陝西副使奉嚴旨逮繫與楊左六人並
下詔獄五人後先考死移公下刑部獄命法司定
爰書公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
容復辨欲辨則抗聖旨也不辨則自欺本心欺法
司且欺天下後世是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
而可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某以實五人之招則

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
明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
在已自真曰汪文言猶能爲貴高我獨不能乎吾
不可以再辱矣呼酒與其弟大夏從弟大武訣別
趣和藥飲之未絕復雉經而卒天啟乙丑九月十
四日也年五十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

入取節錄
錄文忠門

二十五日

嘉定李芳字茂村舉萬曆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截髮撫三歲孤
宜之底於成立天啟七年悉撫卹史上其事於朝

經旌其門卒年七十有三令甲不旌節以節
其所應操者耳氏母子入都門茂材病彌留矣柩
車而還撫三歲孤兒氏豈有生理哉三十六年而
得旌旌二十四年而歿故不可以命婦例論也氏
平生嫻於禮侍舅翁朝夕洗腆不以妾僕妾舅歿
庀治喪事伯叔曰婦娶也不宜先氏曰未亡人家
婦也不敢後三年不茹葷非喪祭不出戶教子讀
父書恭事伯叔暨其父之執友茂材有弟長蘅久
困公車或勸其祿仕氏曰叔性有皂白傲世而不
喜俗人此非可以一榜入仕者也買山而居奉母

借隱不獨可以全素尚亦所以藏拙也長蘅感其
言遂終身不出其賢明辨通多如此

入京簡
集

二十六日

貞靜夫人李氏新鄉禮侍郭蘇門先生繼配也十五
歲歸郭時東事急朝紳爭送家眷歸郭獨攜家入
都李新娶郭公疏陳東事隨即就道髮瘁勞頓候
旨城外竟以病不起遺言令李氏他適爲其爲處
文也氏以死誓守志終身閒靜寡言笑不出戶庭
卽子姪亦不輕見子交其嗣君士標得聞其詳合
同志爲文稱壽未幾復爲文

貞靜夫人同

名祝辭也後即以之爲謚入胸錄續

目錄錄存卷之十六終

日譜錄存卷之十七

康熙二年壬寅七十九歲

正月

後學 武陟王 翰校訂
永年武汝清

元日

在孫世致十世孫金桂
鍾十世孫

晨起拜天地祖宗畢謂諸子若孫曰余為七十九歲

人耳目雖衰肢體衰遲皆屬應得然四世一堂長

幼和睦老夫當此已屬過望矣回想從前光景

到處人情貼合我不敢言

未嘗有負我之事爾輩既思自立求

無不忠信之言無不篤敬之行便自一

百當
人者只是一箇不反已

初二日

述除夕詩 年年有歲除每除情各異迢迢遇既不

所居亦殊地孩提至於今恍惚眼前事獨念俱慶

時百福無不備此日難再得轉盼流光易荊花又

復凋孤雁失羣次故園難久存蘇門而至止處旅

十四年眠食無定置不必苦家之所帥惟一志竊

幸于若孫四世一堂侍所樂還自尋祇勿甘暴棄

今夕較往夕殊覺無乖意長男千里來攜得曾孫

至視我遶膝日情景無二致飲
此復

仙七十九歲人循省良多憐

初二日

攜諸兒飲霞表親丈對門神口占 十八年來新世

界眼中不見舊冠裳漢家制度獨存此相對歎然

一舉觴

望兒與王玉乘結婚柬 先儒云古者與女之族必

擇德焉不以財爲禮故痛黜夫論財者使之不得

比於人而曰君子不入其鄉世教日衰違此道者

不敢槩望之於異已之人然不能不望之於同心

之友仁甫爲言玉乘之第三女與望兒之第二子

年正相當以道義之交締秦晉之好此天地間最
快事也老夫聞之喜告先靈卽以其牘託仁甫
專致左右一言爲盟永世勿替

貽合生仁甫字仁甫悉季兒次子訂秦晉之盟於
玉乘深感不相外卽勞偕仁甫過玉乘齋頭致端
懇之意新春之八日卽便投啟恃道義之好自不
忍外也不能躬懇遙望祝切

初四日

予讀欠人傳嘗謂人至堯舜孔子而止堯舜猶病病
已終無圓滿之日而民安無窮之時孔子之願

在老安少懷友信而老於何日於何日懷友
於何日信乎志大者欠亦大志小者欠亦小惟自
以爲欠乃幾可以不欠矣今又爲下一轉語云以
爲欠則竟解孔子畢世皆缺陷之會以爲不欠則
豈夫愚姑當下有圓滿之時孔子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語各有指
正不相妨非深造自得不足與語此

初五日

書張子循公卷 簡背乙亥立兒從子與鹿忠節過
孫文正先生忠節云此子少年有志今特來見先

生其意自遠文正云二仲過我山望外長君同過
更出外因留十日誨教諸切以一日之聚首遂
成千秋之知遇今衛公兩度過夏峯予固知其意
敢忘文正之所以教立見者乎孔子自記志學之
年在一有五陸子靜悟宇宙二字遂成大儒王陽
明金山寺詩亦是其童子時作也衛公隨謹靜穆
不獨家珍乃國寶當志學之年正宜開拓胸襟高
著眼觀破流俗由陽明子靜而求入尼山之室方
是有志于與君家交四世矣交君家之外祖文正
先生亦四世源潔者流長詩書而致乎不爽衆

此時習氣未蒙新硯伊始勿忘連老腐儒一段
婆心是予所以不忘君家前世之德而併借以爲
吾家桃李之榮請歸而質之君家大人應以予言
爲然

初七日

高薦簪自北來人日重來過草堂爲言別後色淒
涼長安錯會書中意指點一枝待舉觴君家心
事我偏知別去於未別時同志天涯猶此屋況
多故舊樂遊隨

初八日

日譜

卷十七

王五修年來詢問陽武原武諸同人而君佐天章適
主未及三旬度過知君有志不駐此同人北地
詢名姓一夕數千里和

初九日

題陟公行樂圖 圖行樂者是求之於迹也樂琴書
以消憂豈向琴書求樂耶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
在其中是天地間無一時而不樂也無一事而不
樂也鳶之飛魚之躍總是一活潑潑地陟公行樂
亦於此處尋之而已矣

十三日

劉望之惠詩訓贈 衰遲何意論千古而度相過訂
世譜誠趣如君非等閒人中龍也文中虎 投來
句佳獎許深百泉呼酒一披襟結茅他日相鄰並
好與君家細討尋

十五日

十九日爲王夢龍初度先期攜兒輩往祝 古道論
交自性真君今忘貴我忘貧素心何地無知己咫
尺蘇門足德鄰 俊傑識時能具眼好題到手肯
教虛幾人歸去緣終養十載逃名爲讀書 五日
端爲初度留蓬瀛何必海中求靜明忠孝神仙事

許我先添第一籌 鹿門長幼盡提攜酌酒懽顏
對綠萼從此兩家占德聚西家舊 待重題 何
事周南滯此身承懽家有魏夫人里門一入旋成
閉卻埽惟容載酒頻 曾聞三經蔣元卿二仲相
將亦列名吾道干城真藉甚冥鴻逸羽入雲中

十七日

涉園序 國華孝廉城中宅後有書舍五楹予十年
入城即館於此舍西偏隙地一區爲堂爲室爲樓
爲間廊種竹栽花養魚遂成名勝予每過之攜門
人子弟輒爲數日留壬寅元宵民初告成張燈甚

盛不謂此獨飲饌渴之時仍有此一家一隅之
太平也予飲於斯食於斯寢於斯七十九歲人樂
而忘倦令高子薦馨爲之記子題曰涉園立見華
兒奏兒皆從各拈園中之景各寫自己之情詩不
必唐音字不必晉帖王誠賢客誠佳自足爲山川
風物之重葉爲卷而叙其槩如此

十九日

高生別言 薦馨高子攜家來蘇門依予三載別去
非其意也不能不去者其勢也既去戀此更殷恨
不即來者亦其勢也今來矣師友情殷故舊在念

二十日

豈容輕有別而不容不別者又其勢也勢之所不能違者便是情理之所在我輩但求不相負奚論不相離歸路同人爭以詩送之高子不能恕然於予子何能恕然於高子爲并此語卽日夕相對也

聞如和尚索書 諸佛千經萬典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不善故先儒云告子禪宗也其直捷下手處在不得勿求尼山反求雪山勿求門宗各別法各爲用正不必強而同之程子本心本天之說其辨入微聞如講師也請以此言質之

二十一日

元夕 三日郭公望招賞紅梅尊設多景樓得二絕

樓頭徙倚爲觀梅霜雪嚴寒幾度迴無庸模寫

香和色章處偏從闌處來 梅花從古擬高人人

與梅花有假真安得盡人皆韻士逢梅便自疑風

塵

二十二日

功名富貴能榮人更能讓人無道以處之尊已卑人

自廣狹人迷有卑凌尊小加大居然自以爲是人

亦未敢有非之者風俗之壞禮教不明忠厚人不

知學多坐此

二十三日

與劉子靜語 先儒論立身之道最先抵擯流俗流俗者習俗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不免於習俗則亦一習俗之人而已矣君家德化先生謹躬率勅自關生面正所稱抵擯流俗之人前人作室而堂構者誰前人力田而播種者誰光大前人之業實惟賢子孫是賴從來創業難於守成創者從無而開絕學之統守者自有而濟家學之源此之難易何如耶德化先生以韋布而垂令範一六令兄以

登第而振家聲是之謂賢父兄子靜能勦贊其兄
以光揚其父方是佳子弟總自抵擋流俗始

二十五日

韓子新視予夏峯 滔滔東向何人砥俯仰今昔一
揆耳靡靡汎汎逝如斯悽悽惻惻夢中起我於古
人審誰從步步趨趨嚴所履吉人爲善心無窮之
子聞義神獨喜譽之王子重一言申之胸中具子
史汝也能兼二子長癡腸不受匪人比位置古人
與今人瞋底違議非控揣高子北去之子來標格
不同同一旨風塵我輩莫蹉跎千秋一日從茲始

詩中三子因
子新問及之

二十六日

兩張一王三壯士設尊一茅延歎竟日姻友子姪十
餘人曾孫延齡亦與焉一茅奏兒舊所築之斗室
也每過此樂之忘非已有因憶名山大川從古閱
歷多少世代豈能長留一姓區區一花一木勢吞
知寵必欲據爲已有絕不顧人之非鬼之責其亦
不思之甚也清風明月閒者便是主人誰一物於
性分之外不得私一物於性分之內亦不得此可
爲達者道固難與俗人言

二十七

一日之間接人應事吃飯著衣俱是道學自修之地
精益精密益密真無食息可間精矣而仍覺其粗
也密矣而仍覺其疎也此是聖學學人便多自滿
便自畫自畫漸成自暴自棄總只在虛已不虛已
分途

二十八

人有知識意見不能自下者便多狹小前人古來以
才見殺者卽此一流人未聞君子之大道而沾沾
小有其才其不以火自焚者幾希

二十九日

寄殷伯巖申鳧盟 言別有日夏峯徑草就荒一仲
甯不在念乎七十九歲人聾境雖甚眠食不減
於前時伯巖邇來遊興如何鳧盟令弟蔡喜亦常
在都門否長兒立雅初擬過訪今以家事迫歸不
爲二仲未必在里門耳子新託甥孫于度仲子過
伯巖所附此一問近况楊猶老久不相聞有便幸
爲聲意

寄高甥承五 念甥之伯父於學宮之東傍雙柳爲
余築室而居之數年時甥垂髫嬉戲頭角未展及

余南來漸聞其知讀書不與常人伍余喜之既而
舉秀才渥城人稱其謹身守禮不落流俗余益喜
之辛丑冬立兒省視蘇門爲言承五高甥以遠在
千里外不能倚杖履奉教誨切願借一言以當提
命余愈爲色喜卽此一念便迥出恒情貴家子弟
席榮享厚何知名行事甥獨有所請也其意遠矣
余無所以益予者謹身守禮四字願守之勿失謹
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守禮則無不順親不敬長
之時得爲人得爲子只於此取焉而已甥勉之勿
忽

三十日

寄李煜蕃 僕來此十四年矣邱壠關心歸裝無力
日復一日今成七十九歲人先墓付長兒看守衣
食有諸子經營出遊客至夜眠俱有兒孫供侍目
前已十孫三曾老夫當此已過望矣幸貧乏如故
猶存故吾此可以對知己耳手教廬宇粗安屢空
如故僕正以屢空爲知己賀此乾坤何等時而我
輩欲堂高厚奉哉

示曾孫用柔 阿延甫十齡不遠來千里長幼秩秩
然三月無違旨此雖賦性清抑亦託先社曾祖撫

曾孫所樂孰堪比侍食每加餐形疲神爲起今隨
爾祖歸晨夕相依倚遙遙千聖闕培基在赤子用

乳名
延齡

三月

初一日

贈石明發助府 文宿耀方山歲星臨衛水力回瀾
轍魚赭尾無傷鯨育士崇聲居宮壑瑩而美河漢
清且廓流落欣託止夏峯寄樵蹤鄰並未百里幸
同草木榮未敢登階阼時授府儒餐飲德甯獨南
鼓筦贈紫芝盈袂芬蘭芷

初二日

程郡伯念伊偕督水田華石見枉草堂有紀

擬入郡
紀後作

此燕南一腐儒夏峯甘枯槁不敢見諸侯經戶結

荒草何期下士懷書幣存野老漂泊借雲深繼復

承躬造並轡攜良儔不厭疏與聚霜風入座寒今

昔志探討楚國自多材於今見古道賢也而冲謙

乾坤元浩浩

攜立兒奏兒訪蘇環中橋梓圖六年懶入郡三承過

草堂揮塵見肝鬲春風浮我觴於今論宦達難得

此素腹况復橋與梓眉山父子行授餐意塵殷垂

老重他鄉仲春遘時雨草木沛芬芳攜刃共驅車
陳荀還相望

初三日

寄李興五 濟甯之擢也天所以報親丈前此地方
之儉用力之勤豈今日而遂倦於勤侈於儉哉不
變塞焉乃所稱矯哉其強耳

寄劉公勇 前接手字出國門易出里門難僕固知
出里門之難也流行坎止正不必有成心耳曾爲
一詩未得便編今附徐使寄上太原守係貴鄉可
相知否並詢王若文近况

寄從弟銘甫 奇鵬莽人也族屬之叙既有長幼便
宜善處弟雖慎人知退一步法則天地間自無難
處之事難處之人矣我常有字戒諭之弟但行所
無事耳 鵬鵬

初四日

衛郡訪張穆菴 高軒兩度過夏峯光氣紫論交五
十年鶴鳴和屬于野老禮法疎咫尺儼千里春雨
潤樵漁短筇爲羅起攜幼及孫曾四世欣至止人
室酒盃尊著膝俱馨美堂深者有基流長者無澤
古道炤千秋清風治遠邇

簡朱孟王 又見東風度歲華
留轡駐使君車
朱輪共放文人舫
綠醕獨尋野客家
愧我影形依木石
欽君譚笑帶烟霞
近聞借寇頻頻請
何日行春到水涯

二日

訓孟二青題詩 入郭日云莫勞君
世郭邇信陽催去
轍病骨倦山程到門
讀長歌首見鏗錡
論學而知詩
賜前人不鳴論
詩而知學
商後不聞
登其旨本一源
昧者自疑驚於今
風雅事誰復并縱橫
寄題有正音願子慎平生

初六日

郭熙侯容膝居 茅屋草舍與高堂大厦豈有二
乎哉見以爲二者榮過醜窮之念二之也審容膝
之易安正得尼父居無求安之言嘗試論之只一
不求安則茅屋草舍自安一求安則高堂廣廈亦
不安簞瓢陋巷之人正居天下廣居之人耳熙侯
以容膝爲安當有味於斯言

蘇長公暇月索亭名予擬靜觀二字取程子放一適
過去非靜收萬物回來是觀之意翌日見一畫
即此二字乃三百餘所題爲存其舊物焉

我耶我同下穀耶因思南北海此心此理同千載
上下此心此理同得其同雖異亦同也不得其同
雖同亦異也同而異異而同此中正好理會學問

初七日

題讀易齋 易者天地聖人之全體也伏羲文王周
孔四大聖人發揮不盡用易之道扶善抑陰總是
欲化小人爲君子不明於易事功學術終苟道也
孔子假年學易孟子不言易卻深於易君家父子
講易有年請以此言質之

初八日

郭吾亦有道以余曾知其先輩爲筵坐此古誼也然
不敢承口占以贈 作客十年外相逢俱友聲而
翁元嘉落之子自嬰鳴文筆存前輩綢繆適遠情
論交於此日古誼尙分明

劉長叔招飲兼投長詩 俱爲海朔客僑寄雨相望
入座欽英槩趨庭見大方家聲來鉅鹿詩派續滄
浪晤對何云晚開尊意更長

初九日

李太公碧虛招飲 入轍重來訪相逢便舉觴杯深
情歷落意密語尋常琴劍欣欣待兒童簇簇望多

君愛野客不厭短銘忙

李穀旦招飲 衛國多君子隨風每憶君十年曾識
面此日喜論文舊好能無念新詩未有聞莫辭今
夕醉勝友正如雲

初十日

諸易齋下榻 易齋下榻擬南州相親忘言意自投
況是兩家皆父子乾坤此日更淹留 至意相關
非漫遊古人一日是千秋近臣爲主遠臣主此道
而今付水流

十一日

留別招飲諸君子 淹留已十日勝友共披襟人坐
兼新故詢交無淺深雅風一代事鷄黍百年心
別訂重約寒花徑可尋

十二日

蘓給諫北園示立兒 仲冬來蘇門仲春歸故里撫
此三月間流光一瞬耳父子兄弟情處共各暫止
不忍輕言別相看無二旨同載過衛源繼繼何能
已而不恨風塵夙夜頓所履

十三日

懼菴說 孟仲子易號懼菴子窺其意蓋有憂患之

平仲于夙昔獨力不懼而自毀之者不恤也嘗
與衆人訟當對質時爲詩尙能作誓句是能以不
懼爲主者今之號懼菴也蓋有所動忍於中者矣
眞正豪傑從戰兢惕勵中來非懼而何況得不懼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惟無疚故不憂不懼不能無
疚則多憂多懼吾正喜仲子之多懼也可與言學
矣

是日歸夏峯

十四日

北園記畧 壬寅春仲長兒立雅曾孫延齡北歸于

攜之過衛時望兒與淦孫館於衛二年矣子入衛
主蘇給棟琛中之讀易齋奏兒博兒皆以送其兄
侍四世共七人給諫率其長公賢及峨月甥茂才
郭駉臣山人姬在阿餞於郊外之北園園亦宏敞
堂頗壯麗堂之後有軒軒後砌石爲小山山下有
洞題曰烟霞山之上東偏有小亭可容四五人山
后臨衛河環抱有致河北土沙壘起自巖特秀當
夕陽入座四望寥廓此身儼然在畫中已不能
名人不能繪正須解者自得之耳予因名其園曰
北園顏其堂曰鶴鳴聯詞之亭曰樂筭何殊大澤

一舉即是名山因思古來名園佳勝不知凡幾而
康熙代謝轉盼皆成陳迹其所長流不朽者某有
園某有堂某有亭存固以其子耳子以益年多病
攜子若孫若曾盤桓竟日上下今古盡入尊前可
謂於此園有緣給諫父子亦真可爲此園之主人
矣姬山人請爲之圖爲他日佳話

十五日

衛鄉記事 初四日攜立兒博兒入衛過介海郭公
望莊莊客具食晚方入城子新二青穆如迎於郊
外薄暮不至各歸石明府明礎遣役候於門外遂

過其署是日即留宿署中五日蘇環中給事子義
月賢良設榻相邀暫辭過張穆菴司李署六日拜
郡伯程念伊兩日皆宿穆菴七日起環中招環中
爲下榻讀易齋八日亦宿讀易齋九日奏兒攜曾
孫延齡至穆菴設宴延款是日子家四世俱宿穆
菴以望兒淫孫館於穆菴也十日赴程念伊之招
晚仍宿讀易齋十一復宿讀易齋前後招飲者參
軍將聖緒兄弟李穆如郭侯劉長馭李合符任
含直賈慶我蘇澹餘暨其可諸茂才李碧虛封君
李穀且賢良侯康侯孝廉李環洲明經席有分合

衣兼新故而到處追隨論文賦詩代主人作陪客
老杭行麓韓于新孟二青皆從游士姬在阿山人
郭晉亦揚率行兩明經監臣特入郡送立兒北歸
十二日同其舅環中父子餞於北園十三日仍同
環中送於官莊此衛源十日子攜子若孫若曾所
會之人所主之家也官府守令非素所過存者不
敢往拜平生守不見諸侯之義輕見諸侯是輕褻
諸侯也縉紳學士亦不敢先往拜因衰朽不能徧
訪諸友朋恐涉異同也寒士相招者客教之辭予
曰甯辭貴人之招寒士之一茶一飯豈易辦乎爲

記其概如此至訓答詩歌不能盡載

十六日

是日清明集族屬長幼各設其考妣位於先祠俾展

一日之孝思祭畢兼山堂設食稍存敦睦之意誼

十七日

試筆偶書 雲歸無處所水到有渠成一執便非注

乾坤在運行 夷也既云隘不莽亦見偏所由非

所惡君子日不然

公李任貢三生語 三生因惡候來晤予謂之曰

友道淪亡士鮮自立周元公謂道義出師友出誠
爲知言周忠介每相會朗吟抗疏明廷易論交仕
路難予初疑之忠介云忠臣何代無有管鮑之後
甯有幾個管鮑此道今人棄如土其所出來久矣
以此論之果孰難而孰易耶

與環中父子語 儒釋之辨不朋正在強不同以爲
同一在人倫上做工夫有不得則反求一在茂蘖
人。工夫有不得則勿求分明兩條路必欲
強而一之彼此兩失之矣

與李環洲語 望兒曾以友人婚姻事邀過環洲于

謂之曰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專以財爲禮者君子不入其鄉此事大家相沿成風須借有識力之人一砥此波靡耳

與郭吾亦語 吾亦以予言識其大人爲避坐予謂之曰史冊上有人焉見其父執而下拜者其人答拜其子云大人方願交惟如何下拜小子其人云君家大人曾有是言某未之聞也故不敢下拜又有人焉見其子而自稱其父知者其子云吾家先人未嘗言曾與某人交故不敢拜古人於此處各鄭重如此

以上四則俱係郭中簡遺錄於此

十九日

忠節第五孫洞觀出嗣其二祖恒岳客死臨洛聞
櫬不能歸孤寡七口無以爲養忠節生平高誼撫
孤周乏之事不可枚舉至意左魏周諸君二人難
履尾陷陰破家不恤以如此人而子孫不免於流
離飢餓是豈天道耶適甥孫德符迎至夏峯與韓
子新共作長計

二十日

與子新語三則 見善不喜聞惡不怒者無血性之
人也聞譽而喜聞毀而怒者血性用事之人也有

血性屬天分不露血性論涵養英人烈士血性不
能盡融涵養二字非聖賢豪傑不能恂恂如也閭
閻如也切切惻惻怡怡如也斯遠暴慢斯遠鄙倍
皆是從涵養見出 天地聖人不翕聚則不能發
舒我輩日日與人斟酌只憑此言動言與動其發
舒也終日言而常有不言者存終日動而常有不
動者存便是翕聚切忌宜洩太盡我輩須早有
一安身立命之地則任東西南北交馳而安身立
命者自在不然便是無舵之舟無御之馬其不沉
溺而崩潰者幾希吾人原無有一刻離得此身離

得此命其不能安而立者只是不能修身以俟命耳素位不願外章是安身立命的真訣

二十日

與石明璣 歸來閱丈人稱頌使君之德此中紳士無不知賢使者有此一段養老之典又聞于新云鹿忠節之孫孤寡堪憫並勞軫念乙丙紀事一冊附覽亦見鹿氏前徵也

二十二日

問流徙曰舜流其工於幽州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帝王禍世之大權惡以成愛後

世不能以至公行之則所流竄多及忠直節義之士今功令職官十兩以上吏胥一兩以上應流徙安得職官皆伯夷而吏胥盡仲子乎仁人君子於此應有救世之苦心耳

二十三日

傳書 是非顛倒日星移路見不平老更癡凡事只憑天在上此心莫怕鬼來窺

二十五日

讀荆卿傳 家在荆卿故里傍年來日日說田光無端自刎成何事劍術全疏促國亡

舞陽無能小子更悽涼未知當日符誰氏湯水蕭
蕭飲恨長

二十六日

答保汝來儀等 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誰
能不疑正不可放過予固喜諸君之有此疑也保
汝前后所辯者謂人性至善本自無惡其所謂惡
者皆後來攪入的私心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似說不去是明與之相左也來儀云目之性能視
則非禮勿視者此目而視非禮者不可謂非此目
故善謂之性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亦姑就其

言而解之試味下文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意自活理會前
人說話固要會其立言之旨而融通其意莫呆看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相
近處是性則相遠處亦是性善是性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是一時活潑說話明是見人爲不善習與
性成故作此語若呆解成性惡便千里矣程子又
言濁亦是水善惡皆天理俱與此意同

二十七目

孟子道性善是就繼之者善說荀子性惡是就流弊

處說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是就氣質說性惡壞人不可訓質氣限人亦不可
訓無善無不善禪宗也又不可訓性善一言千古
定案

二十八日

問馬通刺客傳自曹沫至荆卿五人此其義或成或
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此五人
者果若是班與曰是不可同日論也丈夫作事須
準之於義曹沫之劫齊桓也曰齊強魯弱而大國
侵魯亦以甚矣及桓公許盡歸魯之侵地乃投其

七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此豈可以列春目之豫讓之爲智伯報仇也曰國
士遇我國士報之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者此二人者大義凜然非三子比同傳未免非
倫

二十九日

趙酷吏傳後 嘗聞漢多循吏讀酷吏傳郅都等十
人皆以酷烈爲聲是時民尙朴知畏罪自重而都
獨先嚴酷後甯成輩效而行之事益多民巧法約
皆倣郅都而廉弗如趙禹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

法益刻張湯多詠舞智以御人自公卿以下至於
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義縱
以鷹擊毛摯爲治縱廉其治放郅都尹齊以刀筆
事張湯聲甚於甯成楊僕治放尹齊滅宣爲左內
史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
初皆以爲能禁姦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嗜
殺濫罰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卽小有能
聲總皆天之戮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
下後世雖曰瑕瑜不相掩只此酷之一字嚴於斧
鉞矣

三月

初一日

題游俠傳後 太史公傳游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

彼同有所取爾也此等人行雖不軌於正然其言
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
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徙義
勇於改過視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儕俗與世浮
沉者天淵矣惟不知學以武犯禁迷使朱家郭解
之徒令與暴豪冥行者同類而共笑之無足怪已
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

此關也

初二日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當時聽言
之人未可與莊言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於有
中不中而言不幾贅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言此
所以爲滑稽耳

題曰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
醫之中太史公所以爲曰者立傳道高益安勢高
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
見道之言也子謂身危不獨勢高古人尙可以貧

賤而肆志今人欲肆志於貧賤寧可得乎君子以
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初二日

題貨殖傳後 大學平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
勸則財之理也亦惟使家自爲給人自爲足合之
而成豐亨豫大自儒生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謹
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而國家所以長貧也
太史公論富國富家洞悉人情通達事體能做其
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無術不
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

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
雖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惟巖處奇士
乃可以脫然於富之外耳

修禊日攜諸兒過資生牡丹園爾光挹初諸友先在
遲曠旭不至 古人修禊事茲辰訪友時攜幼過
西園花若與相期客以不速集日夕歡相持咫尺
素心人悵然復何之

初四日

開之初度值牡丹盛開洗盞更酌爲紀此句 前賞
海棠攜友來今朝又見牡丹開主人况是逢初度

喚我懽腸更舉杯

初五日

自贊 爾親僅中人爾心太認真胸極窄氣極急所
志常未得伸二十之後連喪雙親疾病纏綿若將
終身猶幸兄我友弟我恭門內怡怡共守此貧結
髮十七年繼室三十二年室無交言爭我宵晨男
有六問學即未成耕田鑿井彈琴詩或不肯自
甘於沉淪見前十孫三曾頭角嶙峋庶幾乎見我
祖我父之德之純爾今七十九歲雖入山非閉戶
雖避地非絕塵青松白石我師我友明月清風誰

主誰賓是則爾之行徑也亦聊附於三代之遺民

初六日

淡話一則 過友人園牡丹正開爲連日疾風所敗
主人怪花之不辰也翦其豔者插古瓶中置几上
招客共賞不三日而花瓣落矣予曰予以愛之之
道促之也務花絕根其能久乎樹以幃幕仍灌溉
之不獨惜目前且不傷來年之生意見不及此而
自矜用愛亦惑矣哉此其小者也君子愛人當審
之於此今有兩人鬪者發難之人與應敵之人未
嘗不各據其說以求伸旁觀者効屈笑徙薪之謀

則兩家陰受無形之福不知出此而佐之闕以爲
愛而助之勢必至於焦頭爛額雖悔何追此與務
華而絕根者等耳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愛人正所
以自愛也切莫以愛之之道促之也

初七日

寄耿子亮 古來聖賢豪傑未有不經動忍而出大
凡生而逸豫無求不遂者自謂得天之厚而不知
乃天所以薄之也天將降大任苦心志勞筋骨餓
體膚空乏其身困極矣到得拂亂其所爲益覺人
不足恃天不可憑而不知大所以成聖賢豪傑者

正在此時聖賢豪傑之動心忍性正所以善承天
之意耳骨脆胆薄皆未經動忍之人何足與任大
君家十歲能文垂髫別去二十餘年矣天之所以
苦之餓之而拂亂之者亦備嘗之矣動忍之後所
得自深若仍復悠忽與世倂仰徒取青紫以自娛
是天之所以成我者厚而我之所以承天者轉薄
也雲鶴堂六年蒙君前輩之好不敢忘使乎歸附
此知不泛泛視之也

初八日

人生患不得意耳不知得意時卻要防失意失意時

未嘗非得意也蓋榮辱得喪最易撓敗天真既榮
不堪辱既得不堪喪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是
惟達者自得之

初九日

躁人不足與言學豈能做事亦不是無事便謂靜靜
中之紛馳其躁也更甚無欲故靜全要識得曹月
川云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從事於此可
與言靜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易曰大人與天地合
德赤子也大人也天地也一誠而已矣喜是實喜

哭是實哭赤子何嘗有偽仁是實仁義是實義大人何嘗有偽寒是實寒暑是實暑天地何嘗有偽五霸之假鄉愿之亂皆從偽始

初十日

人動曰天地父母之恩蓋父母之恩人所知也而歎天忘天履地忘地天地之恩則非人之所能知也孝經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惟大則天地一大父母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當皆以參贊天地爲事堯舜是參贊天地之人亦祇是唐虞之孝子故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千古至誠至聖其道

總不出此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十一日

寄沈繹堂 某蹤跡沈淪不足當燕之半士兼以衰朽聾聵漂泊蘇門益不復齒於當世之達人君子矣然於當世之達人君子未嘗不私相念慕願執鞭先生正某所謂願爲執鞭之人也孟子道易峯不謂書舛儼然搗鍊太甚某何足以當此雖有

姚汗先生吾道宗盟垂髫髻牛耳壇坫某之皈依
向違又在尋常文章氣誼之外大雅久湮儒風不
振元燈一線是所望於先生

十二日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是生平體認功
課薛文清王文成終身做此工夫不盡聖學嫡派
總不出此

道無形之可象亦無名之可舉只就聖人身上動容
周旋中禮處形見出來而道名焉所以爲聖人之
道

十三日

敬與知非二物非兩事敬是知之凝然不放處知是
敬之炯然不昧處對家國天下而言齊治平對身
心意而言誠正脩總之此一物第有本末之可言
此一事第有始終之可言古人近道全在知所先
後先其末者終者而後其本者始者則去道遠矣
姚江致知最得肯綮

十四日

得臨城吏部郎喬若旻廣文張純儒死事一則

入衆

物考
忠節

十五日

吾身有大患曰多憂多辱不安不足太公之言曰謹則無憂恐則無辱靜則長安儼則長足有一病便有一藥以療之不用藥而自謂無病者是亦諱疾而忌醫自滅其身而不悟也

十六日

無血性不可以爲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大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智慮勇藝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歸結於身不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

日詩
卷七
三
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十七日

姬山人爲子寫真六子侍爲贈二絕 豈是商家夢
裏身一堂坐立自生春憑君摹寫肥和瘦顚頓恰
如八十人 舊業遺經付子孫菜畦菊徑樂乾坤
君家如肯重相訪乘興來敲處士門

十八日

對圖引鏡比看疑似 春光不入老來顏引鏡旋圖
疑似間人世百年能幾日須知達者自閒閒

十九日

送處丈歸淇水 婿家迎養莫嫌遲恰是榮公帶索
時淇水源泉應不遠肯教有迨苦長饑

二十日

題大姪度雅小像 爾像何其審也爾飲何其雄也
吾喜爾之無他賜無僞言也不令人喜不令人致
亦庶幾乎古之遺民也

二十一日

跋孫子淵家藏文正公手蹟後 文正先生大節炳
如日星矣兵燹之後遺文散佚其仲孫之燕輩多
方搜輯亦得七八獨手澤墨蹟不多概見今之藤

來蘇門出所藏一帙見示雖紙墨敗殘而精光煥發恍於字裏行間透出真有一段不可沒滅處人常言賢子孫守祖父之業尺地寸祿罔敢失墜焉片言隻字亦罔敢失墜焉今田廬不可復問而遺文手蹟殘缺如斯賢子孫求勿過佚前人光當別有在矣之燕寶之敬跋數語於後

知見泉子鄉之前輩欽其人而未悉其事偶閱孫文正公舊紀予以座師金庭公屬誌年家魏見泉往請教以魏曾參潘公晨著風節而潘爲衙門前輩又浙人也代座師語而明浙之先輩聲職以張言

者似屬未妥而婉曲其詞則御史一生風節不著
故一商酌座師曰但憑公筆誰教先輩有此行此
等處原不必顧惜但恐座師有顧惜處故先說破

二十二日

讀文正公舊紀數則 璫賢方以客媼進女間三宮
遂假保和店捏三皇親私設錄三家紀綱各三四
十人誣以多贓事下鎮撫劉僑僑問高陽公公曰
方今主上爲若曹離間疎遠三宮其捏三家意在
三宮也三宮母也皇上父也父不離母而子更發
母黨之私重父之怒重母之過忍乎僑唯之而去

高陽初入相帥御史衆疏稱皇上當體古帝王
自稱孤寡之意臣下不可導以侈大但稱萬歲有
旨降三級公疏不解首揆揭救不解高陽嚮司禮
王體乾及魏忠賢言二瑞曰御史不解道理豈有
說皇上不可稱萬歲皇上甚怒所以難解高陽正
色曰此老學究語說當稱孤道寡吾輩不當導皇
上爲侈大其心實忠敬望皇上爲堯舜先帝以堯
舜望皇上此事書之史冊有不願皇上稱萬歲臣
子已是不雅又書皇上因臣下不稱萬歲遂恣加
降呵豈是堯舜之世吾輩更望皇上爲堯舜豈可

不力解此事且皇上稱朕以皇上獨稱爲尊耳朕亦微渺如孤寡之意非侈大也若人臣稱願皇上與天同久豈有不可稱萬歲之理二璫曰便以此話奏皇上得俞旨 孫淇澳清介自持以人言去國同門有公儀衆懇之受文正以不受爲佳衆督過之公曰老師一生品望當定爲清介自念門生無益座師獨有相成此清介品望爲少益耳一濫受便壞此清介吾師當於何處著身老成者以爲然鹿忠節嘗持此論

二十三日

甲辰公及第大京兆許少薇問夢楊吳各言夢果奇
應公獨以無夢對少薇再問公曰凡當得者前定
前定故有夢非當得者未定未定故無夢少薇曰
可謂言語妙天下矣如此奇論何必夢公應笑說
夢者矣 閩中馮少墟噪縣周海門兩公雅稱道
學公未嘗入講兩公以爲可與講也出語錄相商
既而海門南去少墟日相過從相期甚遠公自請
行邊少墟特爲勗勉曰這便是聖人公曰吾輩正
不嫌偶學聖人之行以復我自家聖人之心能去
我斷斷續續做得純純常常願與少墟共勉之耳

此是公眞實學問不講勝於講公嘗言少墟一段
眞實慷慨之氣絕無分毫迂腐與之晤言輒發人
志意海門雍和大雅亦無迂腐氣生平得此兩友
之益爲多 公乙卯南京試錄爲異已者忌且將
之南京爲何武義叙諫草大爲劉芳濂楊任南一
流人所憎然皆相與年友也南京回遇芳濂於途
哭問曰奈何與何武義做這篇好文字公曰文生
於事願年兄做事十倍武義當有十倍好文字叙
之百倍武義當有百倍好文字叙之胸中儲好文
字尚多只恐用不著因問南場策題傷世公曰下

筆亦知觸忌正如古所謂喉中有物必吐爲快然
亦竊計之矣唐陽城賢者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
之宋高若訥亦非不肖歐陽永叔激以不知人間
有羞恥事當韓歐未語時不聞陽高之忠讜也安
知忌讜不自韓歐之一激乎願諸公能爲陽高大
爲國家進賢退不肖或超高陽而上之予卽夕貶
網盡禍甚韓歐亦且甘之年兄爲我語諸公但省
所爲勿怪人議諸公朝夕彈文甯有避忌乎丁巳
大察元掌科詩教韓掌道浚以劉芳瀛輩之議擬
公降調掌院劉是庵一燎不可既擬外轉是庵必

不可曰孫所據綱常大關係吾輩一錯手將身家性命付此公一事矣先是有謂公當請和諸公者公笑曰今和何如初同也吾輩爲君子所容不是君子爲小人所容豈非小人公生平冷面獨行不與小人爲緣多如此

二十四日

唐抑所清執不阿當是沈龍江郭明龍一流公又謂龍江樸直忠懇真是司馬君實獨特立不容於時無君實大業耳 陳錦衣居萊有疏請公督兵於外而以知兵大臣從中聲應一時省臺謂陳爲沈

銘鎮逐公也欲重處居茶葉臺山韓象雲共擬這
斷好生可惡著革了職公曰此予鄉後生其疏亦
自家見地且稱同鄉長者文武全材耳無他也予
纔列大政而遽處一同鄉天下其謂之何且謂史
聯岳曰獨不爲年家子一語乎史向葉言之葉仍
爲活語公曰畧從予說暫革其任予另疏復之葉
改票革任而去可惡字

二十五日

光宗皇帝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即位詔以明年辛
酉爲泰昌元年隨於是月升遐喜宗以九月即位

衆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五匝月爲泰昌元年明年爲天啟元年集會極門會議公與鄭方水以偉以此議爲不然省臺諸公多主前議方水一言不可三掌科惠世揚李若珪魏應嘉幾於罵晉公曰國家緣情制禮禮而不情則不衷情而不禮則不典諸公所稱說盡情也禮則有極情則何限衆聞而就問曰大行皇帝一月堯舜豈忍無年公曰正謂諸公忍耳大行皇帝一月堯舜忍奪其年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我輩奪以奉今上大行皇帝仍以今年八月後爲萬曆四十八年我輩

卻奪此已讓之殘以奉大行皇帝此一議也皇上
於祖非順於考非孝皆我臣子以婦寺之情虧皇
上順孝曾不以大臣之禮引皇上順孝豈非忍乎
魏曰豈有新君卽位年餘而仍舊號似爲不吉公
曰帝王以日易月自是變禮帝王人子也豈有人
子居位從變而以從親之號爲不吉者假如大行
皇帝以明年正月朔升遐今上以旬日卽位將以
終年無號爲不吉而遽於是月改元乎他日一統
厯並書兩號亦足奇也徐云履光啟曰此自古來
典禮年兄未考耳公笑曰年兄博洽豈其不考無

亦所已知以附省臺耳豈其用所不知以罔正論乎自古易姓受命則當年改元若一姓相繼則明年改元卽唐順宗八月內禪卽令改元而憲宗仍稱永元至宋太宗於卽位之年改元史以爲篡年兄何忍說此言退閣廿一史帝紀當悉此議悔失言也事竟從衆議 公謂左浮邱曰今號爲正人君子者以同異分是非不以是非分同異堅壘固盟亦云去惡欲盡但身與邪正共處功名富貴之途其途甚隘合邪正之願欲甚奢主持世道者以隆途供奢欲卽使朝廷之權盡爲我用亦有不給

而又我亦在進退之中豈得自由無論我所號爲
邪而擯棄者耽耽伺寡即我同類正人用之有次
進之有倫口不暇給而玉表石裏之正人以同類
之蠹合異類之魚爛而大羣渙矣自古以天下擯
一隅而令一人不得番身有此天道乎秉公正無
假道德持平恕無私富貴則同類不外網異類不
內訌大剝寬之使其自容徐之俟其自化既拔異
已之正人無護小人之同類然非調停異同而渾
合是非者可手援也左大壘其說而衆不能用也
後之以敗 郡守王翼亭國楨廉直勁正二十州

邑百姓感之如父母州邑長吏有不受不問甲乙
榜斥詈之每單騎入州邑坐堂上較法馬閤監倉
簿令之立斷其應譴出者又或過粥場立捶其誕
謊者最加意學政拔其尤者獎賞之後皆登第其
考試不徇情面私書另爲一案從未有公嚴明愼
至此後遷濟甯兵備而於郡有議孫藍石諮訪於
公公曰當此時有此等不合流俗官便當特拔以
風勵人羣可感人言而不計世道乎方今大典要
百姓說好不只要士大夫說好纔是藍石曰子知
其賢未免惑於人言得大議而定 公嘗答人書

云王上勅旨以漢武鄉唐晉公命之僕敢不恕以
用嚴謀以成斷乃更有合於二公者成敗利鈍非
所逆覩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兩公的對鸞所謂
奉義而堅之以命或有合也願與兄共勉之

二十六日

爲孫文正公續集序入歲寒二集

二十七日

得侯木巷一則

二十八日

得湯道衡賀仲軾事一則

二十九日

題蘇門圖寄魏石生 予來蘇門近十五年矣空山

無人俯仰興懷魏子蓮陸嘗視子夏峯攜手泉源

登公和嘯臺訪康節安樂窩元耶律姚許魯諸先

正栖遲寄寓遺址眺望徘徊輒有欲移家共晨夕

之意瀕行圖蘇門之勝將歸而貽石生先生以當

臥游復謂予曰蘇門一席地蓋有元諸公化民成

俗之區也自先生至止我石翁嘗馳神於蘇山泉

水之間今對此圖如見先生矣予聞之憬然曰石

翁蓋當世之姚許也蘇門烟水自縈懷抱樵漁壑

曠之人何足以辱意念哉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
儒耶律晉卿之諫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
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謂爲靜修易爲晉卿平
仲難先生今日固爲其難矣維持世運鼓舞來學
撫此圖得無寄其寤寐之思乎

聞孫子淵至衛口占二絕志喜未敢寄子淵恐疑其
相促也 垂老懷人正寂寥衛源室邇卻人遙十
年兩地停雲意過我應知不待招 七十九年歷
落人烟霞到處不憂貧山家客至常乏酒爲爾先
謀進米春

二十日

友人以詩索叙謂之曰詩之大旨盡於思無邪一言發乎情止乎禮義有刺淫而無誨淫刺淫正所以閑邪存誠也鄭六卿賦詩言志見善於韓起則詩之無邪益可想見夫子又言詩可興觀羣怨而歸於事父事君則詩之所關誠重矣哉此所以稱言詩謂不學詩無以言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庶幾於此邇來論詩者鑿鑿然某爲正宗某爲旁派子謂不本於聖人皆旁派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也

四月

初一日

維舟三章章六句 維舟之憑所憑惟水可載可覆
順行逆止水之涸矣舟何以起 藐焉一身衆欲
如矢環而攻之機張心死內滑外誘人莫之砥
其不欲生莫不惡死靜言思之多違生理君子未
仁小人無恥

初二日

行櫓浪河口占以送 漂泊兩河四十春何來又欲
商行律幾令皮骨冷垂盡琢句猶能字字新

初五日

與孫子淵語二則 聖門論貧富曰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一非道也何以
有不處不去之別此處莫輕放過曰求志曰達道
求者求其所以達也不先求烏能達曰用行曰舍
藏藏者藏其所以行也不有藏烏能行此可想見
不去貧賤之意只一不去非道之貧賤便是求志
舍藏的真實地

子與氏之言曰事莫大於事親守莫大於守身只此
兩言括盡天德王道之蘊不失其身以事親則於

宗族鄉黨自能敦睦自能訓誨未有孝于而不爲
仁人者也此庸德也民鮮能之乃予所聞衷淵氏
其庶幾乎子淵以扇索書因錄其語以貽之

初六日

寄泗淵語一則 子淵視子蘇門君家三世數十年
情事齊到心頭自際間至於某爲某之子某爲某
之孫余耳聞之而心實不忍聞也爲小戶之子孫
易爲大家之子孫難况爲聖賢豪傑之子孫乎難
之難矣泗淵勉之哉

初七日

題完縣孝子錄

予舊刻取仰錄孝子門亦有割股

事各教之曰弱者廬墓強者割股非古也子何取
焉子曰論人宜論世論孝宜論人律愚夫愚婦以
王公大人之事彼將能之乎高陽齊孝子以促燈
爲業而事母以成其孝定興魏童子以人役養母
而成其孝孫文正應忠節正各因其地以存其人
未可以執一論也完縣王學詩寒門小戶以鬻筆
爲事而惕心於母之節而惕心於節母之病割股
和藥一服立痊且不飲人之知也此段至性可質
鬼神猥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無怪全軀保妻子

者接踵而是子聞而附數語於冊愧文不足以存孝子而孝子自足存也

初八日

報鹿靜觀 令五弟作古天與人俱不可問因兄旦晚榮挺不暇照管故未及相聞而先接其孤寡至蘇門俟兄三年報績再交付其孤兒寡婦幸及門韓子新肯來相助目前用度亦可無慮歸程須俟冬間血肉凝固方無他虞事已至此亦不妨從容耳令堂尚康健乎舊有令四弟之變今復值令五弟俱客死七十老人何以堪此慟苦也

才非有 客觀來俱悉起居佳勝且蒙軫念洵觀
孤孀此誼自是古人感不獨鹿氏也孫少宰四朝
人物志不敢向年兄借觀但求錄其名姓見寄與
侯所輯一印正亦快事也兩考有稿本無清本浩
繁難以臆寫少等如果有意容當寄目錄吏部喬
臨城止知其烈死未有事蹟大凡此等事非遺則
濫即不遺不濫矣而寥寥數語始末未備亦覺未
暢此事可與商者甚少恨無術縮地共知已一傾
倒耳

初十日

贈紫城王全四孝子 何以見性善庸人亦至人祇
因嗜欲慆迷爾消其真我聞紫城子孝行亦何醜
口不誦詩書詩書在其身念母節而苦鬻筆娛宵
晏割膏療母疾至誠可格神雖曰非古訓默自有
持循 爭表揚彼益爲凌巡匹夫凜名行風義
動精神

十一日

任含真李台符執贄北面各有詩訓此 七十九年
旅病身何來二仲間行津蒲前飛躍原無隱聞桂

微時色色新

十二日

得曾孫鹿密觀爲子志喜口占以謝 山居無擾氣

幽寒竹籟松風蔭自寬屈指曾孫今第四興來尙

欲盡君歡

十三日

人動言薄富貴輕功名靜言思之無所以高出於富貴者富貴惡能薄也無所以高出於功名者功名惡能輕也至於齊得喪渾成虧一死生此眞聖者事境地愈微學力愈密未可輕許也

十四日

附錄輔理學末 徐曰仁爲祁州守祁生傳鳳從之
遊曰仁育而教之曰仁去謁陽明京師又從而之
南志在養親而苦於貧急思千升斗之祿遂得危
疾同門士百計寬之不得陽明爲之語曰保爾精
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
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敗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
聞其疾危來視撫之同歸臨別陽明書以遺之

十五日

或謂陽明有爾未嘗有無而未嘗無此言非禪乎曰

有而未嘗有有歸無也無而未嘗無無生有也此
正天之道也聖人之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未
嘗無也無生有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未嘗有也
有歸無也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皆從無形無色
中來到底仍歸無形無色中去明得此義方可與
言道可與言學

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不分先後人多病其失序
予問之曰予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
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約隨博耶隨
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

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仍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良知又何疑焉

任生問紫陽格物是窮理姚江格物是正物宜何從焉子曰窮理當在致知內致知而不窮理則致字是何功夫知明處當其說自不可易姚江眞紫陽爲臣只在子心信得及如信不及何妨從紫陽

十六日

問陽明之學以致知二字爲主腦此何所本曰彼實

見得道之所入非此無門也故其說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文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文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致知焉盡矣

孔孟之道盡於四書後儒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差我輩

學問只專求之四書足矣四書之言明白簡易非有艱深奧晦之辭只是人多忽畧不肯真實求醒迷究至於不省然非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雖醒猶不醒也

有道之世處處平康人人親長一切仁義禮讓之事皆無所爲而爲故無節氣之可言忠義降激而爲氣節則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氣節之弊流而爲容氣遂未免有憤戾決裂之事士流於痛拂民人於悍健世將有受其禍者從來容氣之人最害事皆因自視以爲氣節耳

十七日

寄望兒 李發同淵孫進第一可喜也你四哥病有
起色更可喜也東欠完文書抽出無端受累數年
來內外無一人不困無一時不困且勞友朋周旋
今始歸結可憐也亦可喜也靜觀陞安邑我心甚
慰爲爾師門之孤寡慰也連日望客雲集獨慶孫
病疹甚險目前尙未大愈未免牽係耳

十八日

得新安謝諫妻陳氏節孝及其姪女張啟忠妻謝氏

死事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十九日

寄淵孫 爾今入學矣抑知學之義乎學非專以讀書文詞爲事也一日之間饑而食渴而飲倦而眠人來晉接事來應酬此中皆有至當不易之則於此見事親敬長之實於此見仁至義盡之妙不學不知學焉而無所以分其心者則專矣專焉而無所以雜其心者則精矣專而精則明生焉明則誠矣此學之所有事孔子自十五至七十好者好此樂者樂此學之時義大矣哉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正當自今日入學始

二十日

復謝龍章 別來十五年能堪幾迴別每一追思忽
忽如夢郎君少年登第吾鄉親友爭推其器識此
固天之所以彰德門也不苟軒三字親翁猶念之
不置橋梓之家學於此具見至云秋爽後有蘇門
之遊此中之山光水色固已欣欣望之矣

復謝葵甫 睽違雖久聞足下閉門讀書事親課兒
外無他務僕謂此便是真實學問接來字歷歷所
舉而行之者果無一非孝弟之事可喜也獨祝不
佞一詩刻人貴縣誌中此卻不受足下殆未之深

思耳大凡文字不與本縣關係者不可輕入勿復
不暇多及

二十一日

世有兩般學人一自命千秋視人無一不出其下一
早以自牧視人無一不出其上此兩人者各有所
得也亦各有所失也無自命之意則志不立一意
自命則自廣以狹人無自卑之意則量不洪一意
自卑則志懦而氣歉善學者以相劑爲用而不流
於偏勝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二十二日

題朱子晚年定論後 學人無深造自得之力則晚年而氣衰志惰昏眊乘之矣果能深造自得也境愈入而理愈明義精仁熟之妙所謂從心不踰矩者也豈初立志時便可幾及尚父八十有三凜凜於敬義之誠武公九十有五拳拳於切磋之章朱子晚年而論始定正是朱子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處必欲護其未悟之言以爲是而於其所既悟者反昧焉罔覺是豈紫陽之知己哉學者一有自護與護人之意便成足已自封之病奚足與言學

二十三日

吳聖開詩序

夫子雅言詩又詔小子曰何莫學夫

詩則詩之旨趣固發乎性情而本於忠孝聖門子

貢氏因論學而知詩子夏氏因論詩而知學是誠

善學詩者外此雖專門實旁門也甯國吳聖開以

詩請序予不知詩烏能序人之詩然予知聖開之

人蓋所稱當世之學人也聖開以其弟隱於中州

之下吏過而訪之且以寓親師取友之意顧予夏

舉而論學焉其說本於陽明近溪究其源近溪守

寧國日與紳士所講習者匪朝伊夕聖開乃能實

體而力行之眞空谷足音也發乎情止于禮義其所爲詩定不猶夫詩人之詩也夫亦各存其志也已矣

有兩人者一以門閥自恃貌矜而足揚一逡巡退讓若不勝衣予曰門閥高而自誇則俗將高者失其高矣寧不慮以非德望家聲乎退讓若不勝衣者定有以光大其門閥其興其敗於已取之而已

二十四

賢人聖人之格較富人貴人之格自不可以同日論然世人窮年屹屹殫竭心力馳騖於不可必得之

場而爲之卽是者乃絕不肯過而一問此其故何
與蓋人爵一途光燄令人艷艷則趨天爵一途闇
淡令人厭厭則避天人理欲之分陰陽消長之介
聖人在上猶不能定人之趨而況乎今之世嗚乎
不忍言之矣

二十五日

寄鹿靜觀 恭喜擢安邑安邑無遁賦便是第一善
地他可無問也作令與署論萬不同署論無錢擢
民社之寄猶然書生耳稍露丰穎猶曰士氣上官
尙自相亮令則責成重而冀望多一伯夷烏龍飽

彰盜賊僕邇來見作有司者無不蒿目而視弄過
計也功令森嚴凜平可畏仁兄蒙手敏才自無駭
手之事恐其以夙所自負者不能耐俗事客俗人
激昂之過耳腐儒心不敢負公家四世德意故其
言質直如此

二十六日

大凡好揭危言激論者皆其中不足而氣浮神躁故
一觸之而即動有涵養人於古來興衰得失是非
邪正之故閎之深矣名言正論亦只合平心出之
一有危激便是客氣

聖賢豪傑應事接人感而起延而動先著不得一毫
成心一有成心便成道莫適莫亦世間大有心人
必爲其所當爲必不爲其所不爲學者入門應須
從此做起但不可語於入德之後亦適亦莫者君
子而未仁無適無莫者豪傑而証聖

二十七日

問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
由斯道也應作何解曰莫不飲食誰不出戶道不
遠人也鮮能知味何莫由斯道人之爲道而遠人
也諒得此意可與其學可與適道

境一決而頓失其故恒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
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晦
明寒暑無日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
非天不足以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與至
誠一而已矣

二十八日

問夫子發憤忘食所憤者何事樂以忘憂所樂者又
何事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有息便與
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好古敏以
求之此憤之所由發也時習而悅好古有獲則樂

矣樂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將至
子之爲子如斯而已矣

二十九日

李孔昭 入徵輔人物考隱逸 孔昭字潛龍癸未進士

不殿試隱居薊門山中妻喪負薪躬爨養母自娛
上官訪之者避不見按君陳裴薦舉山林隱逸奉
旨督撫按起送復遁去古所謂名可得聞人不

可得而見者其斯人之徒與 歲寒老人曰明代

高隱之士如潛龍者應不作第二人龍德而潛者
也子尤多其母能甘與之偕隱不慕富貴不矜名

節以視陶母范母何如哉

五月

初一日

刁克俊

入畿輔人物考隱逸

克俊字殷望祁州人天

啟元年恩貢士生平以古道自持教授生徒爲事
立義學遠近從遊者室不能容信義孚於鄉邦有
王彥方之風沒之日門人爲健報德祠歲時祭祀
不絕■歲寒老人曰余南來過祁居停報德祠者
三閱月因而悉殷望之人蓋篤行君子不慕榮祿
亦因其鄉前有張明公後有曰仁徐子其教澤尙

宋泯也祁生傳厚者從曰仁遊曰仁去謁陽明京
師又從之南陽明集中有贈傅生序

初二日

寄馬玉筍 蒲令之子過夏峯感先生提攜之德并
以感第第即不
先生之德即去歲春初訪
行老猶有乘興登龍之意今歲肢體精神較去年
大減便不敢起此念矣擬遣兒代往望雅館於郡
李奏雅日侍病夫又不得即去幸舍親鹿長兄得
叨令貴縣貴縣之爲善地自不待言第更喜有太
夫之賢可事士之仁可友第素所惓惓於忠節公

不能忘情於其長君者今可借先生而慰此夙願
先生定鑒此區區不肖腹外視之也

初三日

重訂畿輔人物考至十五日訂完

十六日

寄鉅野令耿子幹汝 作官之難莫難於作令而作
令之難又莫難於今日之令功令如此之嚴而上
官無一處不厚望於令姻朋宗黨無一人不屬望
於令一不如意而禍患訢訢立至然又不能如其
意可奈之何哉足下之苦僕頗聞之且憐之第愛

莫能助須奮起精神先收拾地方人心接人應事
處處練習三月之後民情土俗洞然於心便可自
作主張能耐得俗方能脫俗能忍得氣方能吐氣
立志要堅規模要遠老夫厚望於足下者百樓七
年君家父子兄弟誼不忍忘耳

二十日

壽禹州史使君太君徐太夫人七袞

有序

韓生子新

爲書巖史使君徵母壽詩并及兒子輩予非知詩
者且近日乞言之牘山積皆遜謝不敢應韓生曰
與孝興第士之人實相之史使君母慈子孝先生

一指出孝與子言孝之意便非泛泛酬應也口占
一闌以竹子新并台兒子輩各爲之佐綵舞一段
佳話 從來介壽有妙旨莫以曲說幻人耳忠孝
淨明是仙訣不外尼山仁壽理蕭山梓里頭母賢
鉤堂士民歌樂只能令境上戴仁人方向庭闈稱
孝子予從韓生聞使君悅親信友同一揆興孝原
先本一身愛日堂前凝氣紫

二十七日

自十七至二十七重訂大難錄完

二十九日

答問三編序 前此二編已覺其贅矣望兒復從口

請中抄六卷彙爲冊予閱之而益覺其贅也夫既

贅矣仍問之不已仍答之不已此何爲也哉蓋有

說焉不待問而知者置一言而已贅問而仍不知

者不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問弗知弗措也辨弗

明弗措也中庸以學問思辨行爲誠之者之事于

謂一問答之頃而學與思辨與行俱在其中矣凡

問與答必有相反之說不一之論須有一確法以

定之曰惟理而已如論物之輕重必定以權衡如

辨金之真僞必定以鑄石論道亦然只藉一理爲

衡石人能不是已而是而獨是理之是則無不決之
疑不昉之辨矣蓋未有理之所是者而非理之所
非者而是理之所既非既是者而可疑是可疑非
但有一種似是實非之論於理遠又復彌近故令
人難辨以此愈當尋認真理擊排到底以求歸一
此日用間二三子不能已於問而予不能已於答
即二三子不問予且自問而自答之以求明此理
之是而已

六月

初一日

寄李相國坦園 南山有橋北山有梓鬱鬱蒼蒼儼
在咫尺風浴日倚高岑玉樹千尋光氣紫文敏先
生相度寬休休容德照青汗當時允稱一个臣至
今翰羽表于宮坦園相國頭正黑身應星文煥鼎
列鹽梅蚤和大道亭先後絲綸天日白老農顛顛
久忘形邸壑相安看子耕閒來扶杖野雲平北聽
燕山鳳鳥鳴

初三日

得河內知縣丁泰運死事一則 入取簡錄續集

初四日

贈呂崑峯 我於瀛海得二友斗南高氏崑峯叟二
仲風槩大相同論交何意到衰朽斗南匣劍幾經
磨晚歸西學堅自守崑峯落拓已有年胸中曠迥
無俗紐一壺濁酒一卷書世事於我乎何有新悟
仙方一味慙此是英雄人回首

初五日

問外邪易斷內邪難滅此語然否曰是亦未嘗深自
體認夫邪安有內外哉大凡內念之膠固總因外
境之牽纏外之得喪榮辱橫逆憂患死生果能一
一看得破而了無介介乎不能也外不能了達內

上計
卷一
三
何能斷滅此原無內無外之道也斷除邪念須先
淡世情處處讓人事事自反把橫逆事只看作平
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積之既久內念自平而篤
實光輝可漸次而至矣

初六日

讀崑峯扇頭詩再成一絕 流水相看漫自驚飛雲
落電有何情只應教子學耕讀列有從來不錯行
思到人情幾欲咄君家何事嘆悵迷天來天事
俱平等問向南地聽曉鷄

初七日

呂崑峯詩序

歲在己卯獻縣高斗南訪予於百樓

曰公有鬱積於中恨才短胆薄自不能解行遊天下得一能了此者爲之執鞭固所願也予心識之曰斗南真男子哉又二十年滄洲呂崑峯顧予於夏峯其言議風槩與斗南相似丁酉別去壬寅復來聯牀握手益信崑峯之逼似斗南也斗南非工詩者而亦間作詩崑峯雖不專以詩名而晚年陶情吟咏有香山鄒南之致憲使楊莪蒿已序而刻之復問言於予予曰君未知風雅之道景思腐氣君之詩固佳以八十歲腐儒不慣作詩之人而序

詩甯不爲腐氣所中哉吾鄉風雅之盟爲海內所
推重者莫巖牟戴公若也當歸而問之可也

劉大猷評 入巖輔人物考理學 博極羣書淹貫經史

尤遠太極圖說只此十四字便是眞理學北方數
經兵燹文獻無徵遂令正人君子湮滅而無聞者
多矣惜公僅存此數語猶幸公尙存此數語也非
言并功德不傳誠然

與崑峯兼山堂聽雨 孤村濁酒夏雲生且喜同君
聽雨聲千里懷人今作主十年老我僭稱兄腐儒
供給雖粗糲豪客胸藏有鼎烹爲語居停李學使

偷閒莫厭整雙旌

任明臣 入畿輔人物考方正 明臣字東海青縣人子

庚子同門也署雄縣教諭得士心卒於雄雄士爲
之感泣有七十子之遺風焉

初八日

先考忌辰 五十八年聽子心每逢此日慟不禁形
容夢裏仍如舊靈爽由來無古今 四羽豆豆換
時新葉葉枝枝四輩人指示兒孫繼祖德好從薦
享誠根因

初九日

報載廉舉 子與氏論五不挾而三挾實難不挾父
子之貴爲尤難先生官大司農及第乃獨能
易其所難而問不能問寡此非中有所得真能好
善忘勢者能之乎先生洵謙德不肖無可樂之道
而矯語忘人之勢則妄甚矣繼自今以後望仍如
初刺在選如司馬君實之遇堯夫者便可作千秋
一段佳話先生此時爲風雅主盟不肖謂風雅與
道德不可作歧觀子貢因論詩而知學子夏因論
學而知詩夫子均賞之聞字畫亦游藝之事技亦
道也以道德出之則無一事非道德也別言書扇

頭請教道喪學荒之後不謂晚得先生爲之啟翼
何幸如之小刻三種附呈記室十年來無所事事
輯有數編無副本不及就正容圖續寄明年平頭
八十賴天之靈耳目雖曰聾聵心思尙未全迷有
便郵望時賜提誨冀生近尤何似聲意筆所未盡
者信良老以傳我心

切都尉春元 入畿輔人物考補遺 春元號明宇固安

人神廟館甥也孤貞爲性風格自持如公主拜舅
姑之禮駙馬坐公主之右一一據祖制以爭即觸
神皇帝之怒罰國學習禮多方以折之弗恤也務

請而後已羽翼光廟委曲獨瘁此其功因人
所未及知兩執親喪一秉家禮初請歸塋其父封
章伏闕竟以誠而動天再遭母喪飲血塌苦終以
毀而滅性平生不陳奇玩不赴俗筵架上無非聖
之書對客高談首揭忠孝兩字一任夫人以爲迂
闊人以爲執拗人以爲矯情好名春元恬焉不辭
特益力一時朝士之正人君子無不願爲交懽者
以數年邑紳士請祀於學宮學院左光斗批其牘
云希君在朝廷當是龍比一流在聖門可入曾閔
尸里時以爲知言 野史氏曰予與明宇交最久

謂其人必好名然所好者忠孝節義之名而最惡
不忠不孝不節義之名此亦不思其好名矣其執
喪也牢守期而小祥如食菜果之禮隆冬大寒寢
苦抗塊鮮華丈夫鷄骨如柴竟死於喪室此亦誠
過然誰能有此過者彼能是是亦足矣

初十日

答戴問一則 千聖之道盡於易而易之道盡於閑
邪存誠之一言閑邪以存誠所謂盡人以合天也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生安事不能不
勉勉焉而中不能不思思焉而得此學利事勉焉

而未必中勉之又勉務期於中而已思焉而未必
得思之又思務期於得而已此困勉事及其成功
則一而所從入之途安勉頓漸由來漸矣其著力
處總自閑邪始而閑邪之功尤在於發端處而致
其決夫五之爻曰夫中行無咎蓋言其則中行而
可無咎周公善其補過所以開遷善之門也象之
言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既中行無咎矣而復以
爲中未光蓋言其凜於大義而不得不勉焉從事
非體優游而容泮渙者故以未光病之所以清欺
謙之源也然則光如之何莫若以危危則朝乾夕

學以德緝熙內邪自無因而起內邪不起自外邪
不牢無妄則誠自存本體如是應用如是千聖萬
賢知之一成功一總只如是孟子曰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熟固未易幾也故頻復雖暫而無咎
恒能久中而悔亡知其義之不可而夫之於外擇
其中之可守而服膺於內峻如之業將炳耀焉敦
復自敦良也此便是淨盡堅固田地又何內外輕
重之可言孔子生安而自居於學知顏氏子克復
歸仁亦可謂學知曾之忠恕思之戒懼皆是困勉
工夫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以離道矣到得私欲

淨盡時亦只是用閑邪工夫遷善改過夫子憂其
未能何嘗有自見爲無邪時候

十一日

戴滄洲以扇索書 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
事陽明曰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
下學裏窮理盡性正下學事以至於命則上達矣
當下學時憂危惕厲覺掃盡廓清之未能如何便
能臻美大聖神之境道不本於一統者不知道學
必求其捷路者非善學也 周元公曰君子乾乾
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夫忿

與慾不善與過皆邪也慾之窒之遷之改之乃所謂閑邪也邪與誠不並立留得一分邪便減得一分誠有幾毫間雜處卽息矣終與乾行不相似淨盡堅固田地只是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道之所以光也二則仍是前問意

十一日

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周子曰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是必由師友有之由孟子之言貴於己不待借於人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王一出周子之言相觀

而善爲力甚易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既不能
自拔於已又不能取善於人是之謂自暴自棄也
夫

程明道謂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子何喪
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分明以天自命明道能於
此覲破真是天眼方能位置古今聖賢豪傑

人之性亦大矣哉欲置一物於性之外不得也欲遺
一事於性之外不得也重里之遠恍如目前數千
載之遙宛若昨日蓋性之量原自不隔陸子靜南

北海千載上下此心此理同正從性字看出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識
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而非素位也大
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
無處而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
育之乾坤不能履道坦坦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十三日

伊川謂良佐曰近日事如何良佐對曰天下何思何
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說了
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此言總不說破如何太蚤應

如何著工夫令良佐自理會良佐二十年後舉以
示人亦直稱述此語乃今思之發得太蚤良佐造
詣尙未至此恰好著工夫胡不容不至此也倘再
有人問工夫於何著必將曰何思何慮自無邪思
始君子思不出其位正閑邪之旨也

十四日

初向學時意緒紛雜須先靜坐故程門見人靜坐輒
嘆其善學靜坐中非無事做正要用省察克治工
夫一念之動或善或不善已有獨知覺其不善斬
釘截鐵務求拔本塞源而後已成惟既久當自有

天時與泰之日

十五日

泊心之道著一毫急遽不得著一毫慢緩不得急遽則凌節欲速見小之念乘之其咎爲正助慢緩則又沉淪無歸咎必至於忘忘與正助均害也忘之病中於庸愚正助之病中於賢知勿忘勿助非深造自得者不能

天地之覆載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忘不得助不得至誠無息博厚高明悠久與天地相配亦是忘不得助不得稍有私意間雜此心便不能廓然純

是大理不純處非忘即助孟子曰必有事焉謂集
義以慊心一應私心幾經掃除蕩滌方可言勿忘
勿助

好色好貨好勇好樂此皆最不美之名人所諱言之
事孟子謂皆足以致王似乎將順之過不知卻是
人所必有之情只以與民同三字喚醒便是情順
萬物而無情此最一段開闢大手眼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人二君子小人而已矣趨仁
之路者仁之分數雖不同皆君子一流也趨不仁
之路者不仁之分數雖不同皆小人同歸也如狂

狷與中行儘不同矣狂得中之神狷得中之骨故
皆君子也聖門四科各不同矣或具體而微或各
分一體故皆君子也行已有恥不辱君命宗族稱
孝鄉黨稱弟言必信行必果儘不同矣均謂之士
故皆君子也至於小人有明與君子相遠之小人
有陰與君子相近之小人如無爲有虛爲盈約爲
泰人皆知之即喻利之小人求諸人之小人人亦
惡之獨此不周同不和非無非刺無刺賊惡之鄉
愿則非具眼者莫辨也自孔子至於今明列此兩
般人千載後爲法爲戒莫有能易之者親君子遠

小人學術在是而治術亦在是矣

十六日

陳文孺入畿輔人物考方正久矣世人之無交也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何幸而得之文孺文孺中丁酉式戊戌成進士其鄉同年易州鄭與清苑趙以闕中文招議罷科抑鬱死文孺皆與之約爲婚姻官吏部郎以大叅家居所與話晨夕聯袂同遊者而彌篤者始終與許紫垣無間然且因紫垣而交予一見投懽穆然一老布衣耳宦績多可述不及備

卿估賈太公評入藏輯人物考方正
公子姻家前輩

也八習其語言行事真所謂端人正士也哉公樂
道人善嘗許其座右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則必逢
人說項斯予極受公之知然不能副
良可

愧也公少從馮臨朐余交河遊刻意爲舉子業入
官後從鄒南舉高景逸馮少墟談學亦不標講學
之名嘗謂予曰東林諸公未必皆君子畢竟多君
子攻東林諸公未必皆小人畢竟多
人此亦持
平之論

十七日

言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
事在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
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
吾慮而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
閑邪存誠不足與語

十八日

問何為總腦曰亦就各人自認非有一定指稱也堯
舜禹以中授受則中其總腦也孔顏樂處何在則
樂其總腦也曾之忠恕孟之仁義則忠恕仁義其
總腦也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乃是白

已貼出來能自己體貼則耳所聞目所見飲食
夢寐無非是這一件上下四方往古來今都一齊
穿和原非有兩件物兩件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大凡貫不去者皆已私障之也陽明之良知亦是
自己體貼出來良知與天理豈有異乎

十九日

中州理學引 中州理學肇自月川月川以紫陽爲
鵠嗣後何柏齋王蒼谷崔後渠諸公皆以月川之
步趨爲步趨而詆于靜爲禪學陽明爲心學夫學
統於孔門或具體而微或名分一體總之皆學孔

子之學而識孔子之道

自顏曾思孟以暨周

程張朱雖未必盡聖人之蘊總是一條路路以同爲異以異爲同正不妨並存而互見之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明崇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是自已體貼出來儒學本天者理也見危授命經世宰物隨地自見統之一理而已談身心性命一遇事便束手此腐儒曲士之流實爲理學之詬厲也

二十日

晨起京師友人過訪

出花野草與時新眼暗耳聾

旅病身不語三千餘歲事已成七十九年人乾坤
不盡當前色霜雪常合至後春桑梓有情勞過間
園蔬村酒未爲貧

二十一日

訂中州理學編至二十六日完

二十七日

讀黃石齋思在華嶽詩有世間險惡皆施偏恨未華
、山頂上行予翻之云莫忘此身經履險無人行處
便外行思公奕情詩書有八句皆愁慘無聊之意
予爲慮之爲一絕 言志何人非性靈精神數處

見枯榮丈夫墮地誰無事一把閒愁結此生

二十八日

題求志錄入廣寒二集

二十九日

薦馨遊西嶽過夏峯有見懷詩用韻答贈 少年饒

褊性最不耐容人老至識無定學疎道未親起予

問汝意與爾愧吾身登華尋奇蹟高皇夢尚新

三十日

五十年前問之鹿忠節云伊丙午房師王以悟理學
先生也今於曹月川譜中得王惺所乃知以悟即

惺所耳故前覲面而失之

日譜錄存卷之十七終